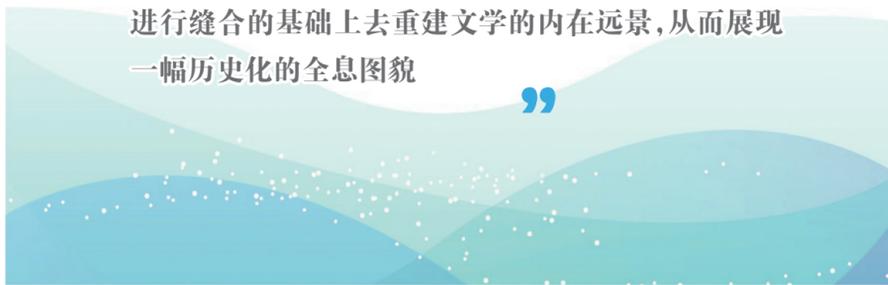


警惕日常生活书写的两种倾向

□王海喆

“创作当然要回到日常生活本身，但不可仅仅停留于生活细节的铺排，相反是要在对零散化的经验世界进行缝合的基础上去重建文学的内在远景，从而展现一幅历史化的全息图貌。”



近年来，文学越来越倾向于回到描写日常生活的轨道，这似乎已经构成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创作典律。只要略微浏览最近一段时间出版的各种作品，尽管作家的写作各有自身的侧重点，从勘探社会历史到建构世俗传奇，从中产趣味到底层创伤，从记忆书写到非虚构写作，可谓不一而足，但无一例外又都非常注重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精耕细作，尤其是对人际之间的微妙关系产生很浓厚的兴趣。事实上，这种建构世俗的精神冲动只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趋势的一个缩影，因为复杂而又混沌的日常生活为作家提供了海量的创作资源，微观的“小我”其实包含了丰富的审美信息，从这一视角出发实际上是旨在塑造人类生活完整性的艺术理想，它要求在个体的身体与心灵、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建立和谐关系，包含着某种人本主义的精神诉求。或许是出于对某种宏大集体记忆与历史叙事的警惕，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醉心于微观而又具体的私人书写，这也契合了所谓后现代社会当中个体原子化的生存境遇，而回到日常生活无疑为提炼当代文学的审美形态大开方便之门，前者正是凸显个人情感能力与自由本性的文化场域，即使是在历史领域中，也同样有倡导长时段生活史的法国年鉴学派作为理论上的强力支撑。由此而言，描写世俗本来就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多元而繁复的日常生活语境是文学创作切入现实的一个可靠基点，看似散乱无章实则具备充分的及物性，尤其是当我们置身于技术大变革的时代，人工智能正在日益影响乃至削弱人的主体性，写作媒介的变革也为当代文学表现日常生活的方式指出某种价值重组的可能。

在任何时代，文学始终是自我与世界关系的一种形象化表达。可以想见的是，在碎片化、分裂化的现代社会，在外部世界与内部心灵的隔阂日渐加深的情形下，文学作为社会现实反映的镜像功能将被大大缩小，反之作为语言乌托邦的功能则会被无限放大，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就是文学变成了符号本身的弄虚作假。伴随而来的后果是，某种创作缺乏那种惯有严肃的意义中心，更多是书写想象与虚构的秩序，作家不再关心生活的主题，却一味直面生活的现象本身，而后者恰恰是叙述艺术得以表现自身的道具与舞台。追求从微小处着眼本无可厚非，但创作者们似乎忘记了现代小说从本质上说是诞生在一个充满悖论的文化语境中，其使命可以缠绕地表达为在一个失去了所谓总体性的年代里却要对生活的运行逻辑进行加工整合，这种几乎无法弥合的矛盾恰恰给文本带来了无比丰饶的精神意蕴。创作当然要回到日常生活本身，但不可仅仅停留于生活细节的铺排，相反是要在对零散化的经验世界进行缝合的基础上去重建阿多诺所说的文学的内在远景，从而展现一幅历史化的全息图貌。这种

缝合并不是与生活贴合无间，而是需要与生活始终保持一种富有张力的对话互动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当代文学创作需要进一步发展。换言之，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于小说素材的选择，而是在于通过素材观察和呈现世界的方式。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创作者致力于搭建小日子与大历史之间的勾连关系，但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这种通过个体经验反思民族文化的手法常常陷入到两种类型的窠臼之中：其一是文学主体完全被生活细节所湮灭，突出表现为书写过程中不加辨别的经验堆砌。日常生活里充当了某种可被复制的路标，通过对外部时间的指认构成标示历史的常数，但这种时间的绵延并没有进入人的心灵内部，作品的情节由变动的日常生活提供，而人物的性格却并不构成小说的情节，因而也谈不上塑造深度的内面主体。其二就是文学主体完全宰制了叙事，突出表现为考古癖式的知识话语与空洞的内心叙述。无论是哪一种类型，文学主体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时候是隔膜的，它们自身的能动性都化约在了对方的框架限制中，很难见到那种此起彼伏、相生相长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引申之，文学细节如果失去了统一信念的维系，私人记忆如果没有与宏大叙事形成紧张对峙，日常生活书写如果导致了文本对于历史逻辑的脱钩，就会堕入矫饰的猎奇主义与庸俗的自然主义。反过来亦可说，我们真正期待的是那种生

活史与社会史互为主体的文学写作，互为主体指的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具有层次感与差异感的精神张力，而非混然一体、不辨你我。

出于对以上创作现象的警惕，眼下的日常生活书写有必要重新呼唤本雅明曾提及的寓言批评的文学传统，相较于能指与所指相对闭合的象征主义，寓言批评以其特有的多元指涉性与复义性，在中心离散与意义消解的年代对应着某种颓败的历史，这种文学表达机制与现代世界的分裂性是互为表里的，非常契合现今的时代精神状况。寓言精神并不希冀于获得完整的世界图式，但又努力摸索具象背后的开放寓意。就文学的主体意识而言，即要求作家在纷乱的生活世界中锻造出抽象与综合的艺术能力，对变动的时代进行精密的捕捉，与之相应的文学作品也应该具有预言诗学的思想维度。它并不止步于现象世界的描绘，而是概括出日常生活与时代精神之间富有症候性的连接点，并揭示出二者各自的文化肌理所在以及其中不稳定的变动关系。唯有如此，历史的脉络才能摆脱一个个时间镜头的机械转换，真正进入到文学家笔下的当代社会生活，从而获得自身鲜活的生命感，文学也才能与广大的个体产生心灵上的交响共鸣。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年教师)



建构关于黄海的新想象与新形象

——读赵德发《黄海传》

□温春桥

5月16日，我正“阳”着，收到了作家赵德发的《黄海传》(山东文艺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躺在床上一口气读完了第一章，忍不住顺手给赵德发先生发了一条微信：“今天早上，拜读了第一章，充实宽博，严谨细密，激情贯注，趣味盎然，且有一种相知相亲的温暖感。”

这是我阅读《黄海传》的真实感受。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的地理基础”概念，并把人类文明分为高地、平原流域和海岸区域三种基本形态。在谈及海洋时，黑格尔曾充满激情地写到：“大海给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人类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

然而，客观而言，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相对淡薄，“重陆轻海”是一个基本事实。因而，海洋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较为模糊、陌生，人们对海洋的认知和描写也多采取遥望性、想象性视角，缺乏体验性的情感投射，基本没有摆脱“海客谈瀛洲”的虚妄，甚至面对海洋多充满了贬抑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作家王蒙曾说：“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如果说孔子当年再说一句‘勇者乐海’，我们的民族精神也许会更加丰满，也许就是另一种选择。”诚哉斯言！

与海洋相比，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上，我们更重视黄河、长江为代表的河流文明。但是，考古发现海洋文明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光有大陆经验，还有丰富的海洋实践记忆，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有原生性海洋基因。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黄海，古籍多称之为“东海”，是中华海洋文明的重要载体和发祥地之一，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从沿黄海西岸发现的大量贝丘遗址即可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黄海的认知，大多还停留在地理概念的层面。甚至，“黄海”这一名称，也是近百年来才出现的(此前多称之为“黄水洋”)。也许正源于此，赵德发决定为“黄海”立传，构建一个全新的黄海形象。

在《从山岭到海洋》一书中赵德发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说法。他说，人类有一种“趋海性”。他自己也不例外，他自少年时代就有一个“蓝色之梦”，并把自己的创作历程描述为“经山历海”。最近几年，他更是自觉把文学创作聚焦于海洋，然而《黄海传》的出版，仍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为黄海立传，非常人所为、所敢为。在我国，有名山大川立传的传统，但是为海洋立传尚不多见，《黄海传》是我读到的第一部相关题材作品。

黄海，绝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甚至也不只是一个政治、经济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乃至一个文明的概念。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运用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方法，对黄海的自然、历史、文化等进行了全方位的勘测和建构，生动描述了黄海独特的地质构造和气候条件如何孕育了黄海文明，进而清晰呈现了黄海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关系，堪称一部关于黄海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如果将来有一门“黄海学”的话，《黄海传》无疑是它的重要基石。

《黄海传》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海洋文学作品，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作品，作家的雄心和激情，决定了这部作品有更高的追求和旨趣。《黄海传》依循历史和文化的经纬，自觉地将“黄海”置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这一总体性的历史结构中，展开黄海形象的建构，进而将自然地理意义上的“黄海”，转化为一个建立在中华民族命运基础上的社会与文化空间。也就是说，赵德发真正关注的并不是诸如地理、气象、水文等黄海的自然属性，而是在中华文明的宏大历史场域中，建构黄海的历史与文化形象。《黄海传》的出版，标志着作家对于黄海的认知达到了一个全新的自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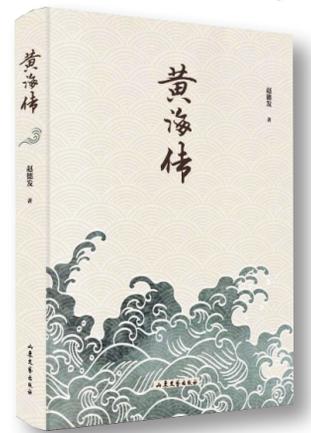
其次，《黄海传》洋溢着一种罕有的科学品格。对于任何一部传记而言，真实性都是它的首要品格，然而对于《黄海传》而言，还有超越真实层面的更高要求，那就是科学性，这是由“传主”的独特性所决定的。

在我的印象中，与文学家的浪漫相比，赵德发身上更有着一种一般作家所没有的严谨和科学精神，他似乎对科学有一种与生俱有的兴趣。这种兴趣，不是源于理性，而是一种生命的内在冲动。为了写作《黄海传》，他曾沿黄海岸线，从最南端到最北端多次进行实地考察，深入走访，以掌握第一手资料。同时，查阅了大量有关黄海的历史文献，本书所列“主要参考文献”，其广度和专业性绝不亚于许多海洋领域的研究专家。例如，书中关于黄海的地质、水文、气象、洋流等描述，都有严格的科学根据，这些特点是出自作家的学者本色所决定的。

海洋学家吴立新院士提出了“透明海洋”的概念，《黄海传》中的“黄海”比科学意义上的“透明海洋”，也许还要“透明”且立体。《黄海传》除了有科学、自然的维度，还有一种内在的人文性。这赋予了这部传记作品某种超越性品格。

也就是说，透过黄海，赵德发所真正关注的其实仍是人与文化这一根本性问题。《黄海传》中大量的宗教、民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作家的见闻、感受与思考，赋予作品强烈的可读性、趣味性，更重要的是，将这部著作导向了一种历史性写作，而不是一首廉价的“黄海颂歌”。黄海，本质上连接着中华民族的昨天与今天、文明与蒙昧、辉煌与屈辱。作家的激情，在这部著作中转化为了一种历史的沉思，通过重现与之相关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图景，在现实和历史的双重维度中，建构了客观具象与主观价值内在统一的立体的黄海新想象、新形象。因此，《黄海传》堪称一部科学与历史的交响。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数字化时代，乡村诗歌写作何为

□卢辉

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人类自然地在分享着许多共同的经验。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数字文化的影响，网络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与感知现实的重要“路径”，它几乎全方位地渗透“现实”。在虚拟网络空间，容易形成一种急速扩张的数字化冲击波，大有以虚拟取代现实、以足不出户“游”走世界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节点上，如何写出真实的乡村，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在遍地数据化的年代，我们退到乡村，不正是为了抵达精神还乡的“最后一公里”吗？乡俗、乡规、乡景等浓缩了人类的生存经验、道德伦理，而且因其特有的“原生态”，包裹着一个约定俗成的“天然秩序”。当一个人回归乡野，面对自然的倾诉过程，就是不断寻找精神“原乡”的过程。因此，每一位诗人在寻找精神“原乡”的过程中，是否感受到、触摸到、倾听到真实的自然与社会成了关键所在。

真正的乡村诗歌应该有巨大的包容力，将乡规、信仰、习俗、地域文化等元素积淀成“能动整体”，透过诗人的艺术组合，演变成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的“诗歌景观”。比如，古与今、新与旧的“穿越”与“对话”，更像是“杂陈”而就的一台戏。正是诗人“杂陈”所就、“杂陈”所依、“杂陈”所得，进而呈现出真实而丰富的乡村生态。

在数字化时代，这些“乡村元素”“乡村景观”的出现，大大增强了诗歌的现场感。不进入“诗歌现场”，不进入精神原乡“最后一公里”，其比喻的新鲜度、感觉的温度就很难达到应有的“火候”。所以说，一首好的乡村诗歌，不能仅凭“网络视觉”引出的“乡村幻象”，而是需要“直击现场”后被唤醒、可仰仗的真实感受。

当然，一首好的乡村诗歌，仅有现场感还不大够，还需要将乡村俗务与民意情理、自然秩序与神性意境、素朴元气与精神原乡等很好地勾连起来。写乡村记忆的诗歌，其语言张力不单单是停留在语言自身的层面，而是善于打开遮蔽在常态底下不易显形的那种“图景张力”。这个“图景张力”就是诗人独有的“精神原乡”。应该说，“图景张力”为我们提供了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相容、相生、相对的观点，使诗歌呈现出独特的光芒。众所周知，村镇区域作为乡村记忆底蕴最深厚却

又最脆弱的地带，需要有心人去发现它、感知它、激活它，使处于文化边缘的客体能在正常的光线下被人看见，使它身上的色彩更为绚烂，使它与伟大、永恒的事物建立起亲密的关联。我们需要挖掘那些乡村景观背后的人文品位、遗存价值、时代记忆等。不过，当下有不少乡村诗歌比较局限于描述性的视觉想象，没有将其自然属性、人文属性、社会属性、历史属性揉合在一起。的确，乡村记忆写作不应是“图景式”的重现，不能只是“镜面式”的反射，而应是一种在瞬间所呈现出的复杂感情与复杂经验的不可思议的联络。正是这不可思议而又在情理之中的联络，成全了乡村诗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其在乡村物象与心理事件的互为交错中呈现出“时代本相”。当下有一些乡村诗，类似于“乡愁鸡汤”，缺乏切身的、真实的感受，也缺乏对乡村现实的复杂观照。

总之，在数字化时代，信息网络、虚拟空间已经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数字文化”与“乡愁记忆”的交融与博弈，激起了人们对“家园”的再认识。诗人需要在写作中缝合身体与灵魂之间的距离。在这样的时代，诗人需要将“身体”从虚拟的网络中挣脱出来，抵达真正的创作现场，写出具有切身性的诗歌作品。

(作者系福建评论家)



广告

名家看台 一次失败的采访(短篇小说)……刘庆邦
 中篇小说 黑白镇……包 倬
 尘归尘……最 冶
 轴子……李治邦
 短篇小说 烟嘴……吴 昊
 荷马的忧伤……王 选
 暗战……王建湖
 胡莱的秋天……鹿惊涛
 琴师……言 子
 经典的十二种凝视
 主持人语……吴义勤
 体裁万象，创造精确——现代汉语文学语言观察
 之八……陈培浩 陈 榕等
 文学语言的视觉型与非视觉型……林洲液
 自爱尔兰的沼泽深入希尼……严 彬
 文学地理 从理塘寺到阿尼玛卿山……阿 尔
 散文 书写在南京上空的血誓……高富华 谭 楷
 村庄的秘密……黄 浩
 植物的战争……詹文格
 通江记……李 浩
 狗子卖菜……徐祯霞
 为了一本字典……谭 伟
 诗歌
 鸟鸣与鲜花的生活(组诗)……李成恩
 植物学家(组诗)……刘亦奇
 短歌行……薄 慕
 雨田王咏
 鲁川 张晓雪 拉玛安鸽

2023年第八期目录

詹文格
李浩
徐祯霞
谭伟

李成恩
刘亦奇
薄慕
雨田王咏
鲁川 张晓雪 拉玛安鸽

名誉主编：阿来，执行主编：罗伟章。邮发代号：62-1。定价：15.00元。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邮政编码：610012。电话：028-86781286。邮箱：scwx@vip.163.com。

四川文学

2023年第七期要目

中篇小说 元 音/段爱松
 毕竟是一只鸟/欧阳德彬
 短篇小说 火 鸟/蚊 舒
 广州哪里可以见到白鸪/李俊俊
 日落之前抵达/林淑娟
 记忆/记忆/马 亿
 鼠 妇/杨天天
 燃烧的河湾/巫宏振
 主持人语/蒋 蓝
 实力榜·王威盛
 贵港幽秘
 我见过
 秋深处的光影戏/黄 荣
 阳光洒落可克达拉/安 宁
 拉莫河畔之药与毒/连 亭
 瑜伽体思(组诗)/胡茗茗
 麦 海(组诗)/刘 霞
 碧云天(组诗)/亚 楠
 一枚硬币(组诗)/李长瑜
 无论星光还是烛光
 岭南元素 ——读陈善斌作品《痛饮流年》/获 敏
 广州笔记：星城与尘埃/庄越之
 栏目主持人：蒋蓝 蒋蓝
 南方的县城比较现实
 ——新南方作家访谈·阿 乙/阿 乙 唐诗人
 “地域”是人物的一部分
 ——新南方作家访谈·陈蔚文/陈蔚文 俞佩琳
 南方腹地的实感经验与自然写作
 ——江西文学写作观察/唐诗人 徐文怡

封三|行超 悦读

邮发代号|46-54 出版日期|每月1日 定价|15.00元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路33号华乐大厦南塔10楼 邮编|510060
 电子邮箱|gzwy1932@163.com 微信号|gzwy1932

扬州江诗刊

2023年第四期要目

开 卷
 杂花生树(组诗)……蓝 野
 蛇蛻(组诗)……津 波
 诗 潮
 无际(组诗)……杜 涯
 神迹显现(组诗)……李轻松
 折纸(组诗)……韩宗宝
 新星座
 朱天蔚 袁馨怡 沐 沐 陈陈相因
 早知潮有汛
 陆辉艳 张 羞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50号扬子江诗刊编辑部
 邮编：210019 电话：025-86486051
 国内总发行：南京市邮政局。订阅：1、全国各地邮局(所)，邮发代号：28-270；2、直接汇款至杂志社邮购(单期：15.00元，全年90.00元)；3、进入扬子江诗刊微店购买。每月5日出版。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542X。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2-178771。

文艺报 邮购启事

2022年《文艺报》(原版)合订本已经装订完毕。定价：450.00元/全年，不另收邮资。
 本报零售价：每份1.50元。北京地区挂号费5.00元(10份以内)，其他地区挂号费10.00元(10份以内)。或另行告知其他方式寄售。
 可以扫描微信二维码付款，付款时请备注**购买人手机号**并发送短信或微信告知所购合订本或报纸年份、期数、份数及购报人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

联系：18600547157(微信号)